

重新和自己的歷史連接起來

記「宜蘭縣歷史建築選拔」活動

郭文豐

本活動評選委員

趕在二十一世紀之前，德國人決定把首都搬回柏林，重新和德意志的歷史連接起來。他們找來世界一流的建築師，告訴他：「請你把我們的舊王宮，修成新的國會議事廳，我們要在祖先建立的台基上展望未來。」皮亞諾建築師給德國人一個明亮通透的議事廳，上頭罩著玻璃大圓頂，任何人都可以走上這個圓頂，往下看國會議員們開會，或往四周遠眺柏林的風景。世界各地來到圓頂的遊客，在此看見勤樸務實德國人的胸襟氣度，德國人則看見自己的歷史負擔與責任。二十一世紀的台灣人，我們體認到怎樣的過去？看見什麼樣的未來？

一八七五年張之洞先生在《書目問答》當中，為中國的「讀書人」開列了總共兩千兩百本的書單；一百年後，一九七九年錢穆先生為中國的「知識分子」開出必讀的國學書單：論語、孟子、老莊子、六組壇經、近思錄、傳習錄，共計七本。龍應台女士感嘆：這一百年間中國人拋掉了多少自己的東西？（龍應台《百年思索》，時報，1999）這是一個具有歷史使命感的人對自己母體文化失落的憂心和感慨。我們把鏡頭的焦距從抽象的文化、思想、抽象的「中國」，拉近到具體的空間環境、具體的「台灣」，同樣不免驚訝於歷史面貌的斷裂和生活記憶的模糊。

我來自阿里山腳下的一個小鄉鎮，鎮中心有座日本人設置的圓環，圓環中間有棵巨大的鳳凰木，鳳凰花下耍猴賣藝的小販曾是鎮裡許

多人共同的記憶。後來，為了替偉大的領袖蓋銅像，鳳凰木被砍掉，圓環鋪上地磚，就這樣又經過好些年，大家以為領袖終究是要定居圓環了，又來了一批人說要破除權威，還民民主，硬是拆除銅像，種上一圈鎮民叫不出名字的樹。每年四月文藝季的竹造牌樓搭在樹叢中，無比的「魔幻寫實」，無比的陌生。我告訴幼稚園的兒子，爸爸在圓環的鳳凰樹下，第一次嚐到棉花糖甜甜的滋味，當我帶他走過圓環，他說：「臭蓋！哪有什麼鳳凰樹。」據說九二一地震後，鑑定人員判定鎮上那座日據時期建的鄉公所「受損極輕微」時，打從鄉長到鄉代表都深表惋惜，認為少了「重建的機會」。我每次回到小鎮都提心吊膽，近鄉情怯，害怕再也認不得童年生活的小鎮，相信這是台灣許多人共有的經驗與感覺。

關心文化、環境議題的人，對於台灣快速蔓延的都市發展腳步，無情的推倒剷平老房子，生活的記憶、歷史的見證就此消失，換上千篇一律麻木庸俗的表情，憂心忡忡，心急如焚；另一方面，大部份「古蹟級」房地產的所有權人，包括政府與私人，則視手上的建築物為燙手山芋，急欲除之而後快。在政府的經費有限，古蹟保存相關專業人才不足，以及觀念落差的狀況下，台灣的古蹟維護工作其實走得相當艱苦，舊國民黨中央黨部一夕之間拆除，最是血淋淋的例子。從另一個角度來看，〈文化資產保存法〉對「古蹟」的認定、保存維護，種種限制十分嚴格，一旦被指定為「古蹟」，猶如